

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课 题
项目编号：15C02

美学冲击与心理召唤——草原诗歌生态价值重估

结 项 报 告

项 目 类 别：一般项目

项 目 负 责 人：鄢冬

负责人所在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项目完成时间：2015 年 11 月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社 会 科 学 联 合 会

目录

一、美学层面的积极意义:.....	4
二、心理学层面的生态价值.....	7
(一) 色彩带来的舒适感。.....	7
(二) 诗人在诗篇中建构的草原成为“乌托邦”记忆范式。	8
结语.....	10

摘要：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型文化，草原诗歌是草原文化重要的载体，因此草原诗歌也应是一种生态型诗歌。草原诗歌的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美学和心理学两个层面，美学层面主要表现在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内容、对于生命、人生的本质化思考的思想和传达至善至美的歌颂的歌谣形式，心理学层面体现在草原的色彩之丰富，给人带来的舒适感与草原“乌托邦化”的记忆建构性。随着少数民族文学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草原诗歌也将会以当代诗歌重要的一份子而备受瞩目，同时，以草原诗歌的生态价值也必将被重新挖掘，并且传承、发扬。

关键词：草原诗歌；生态型文化；草原美学；草原记忆

草原诗歌是草原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又与草原文学的命名方式颇为不同。草原文学更多强调的是草原作为背景和场域资源所形成的一种文学类型，在某种程度上与蒙古族文学概念相重合，草原诗歌试图以草原文化区别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有强烈文化表征倾向的诗歌。草原诗歌应该是拥有普范价值观同时不失草原民族特色的草原文化诗歌，它以草原之上的意象作为精神载体，同时又辐射到人类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草原诗歌应该是哲学的诗，生命的诗，同时也是一种健康、向上的艺术形态。它可以是游牧民族的心灵讴歌，也可以是非游牧民族精神寄托之所；可以是草原上的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也可以是非草原民族的乌托邦。草原诗歌，应该是各民族共同以草原及草原之上的动物、植物、景物为母题而创作诗歌。它的文化精神应该是泛灵的。它追求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以和谐、共生、互助式的方式。草原或者代表诗人乌托邦的寄托，或者提供实在的生存、思考之空间，或者只是一种特殊的物象给诗歌增添色彩。

草原诗歌有其独特的生态价值。草原是较大的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与三大生态系统之一的湿地生态系统实则很大程度上交叉、重叠。草原文明和黄河文明同属世界悠久的文明。黄河文明的载体是乡村，草原文明的载体是草原。如果说乡村体现更多是人改造世界的努力，草原则是人利用自然的结果。“就长江文化、黄河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类型性模式而言，如果说黄河文化是伦理型文化，那么，草原文化则是生态型文化”¹曾经“天苍苍、野茫茫”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如今无数草原歌曲又以其简练的旋律、朴素的歌词引发无数听众的草原情思。

草原是完美的生态群落，在草原中栖息的生灵都在肆意享受草原的雍容华贵。草原文明曾经并不被人们所重视，曾被认为是落后的文明，然而当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工业时代的阵痛已经逐渐使得我们清醒，草原文明完全可以作为工业文明的重要补充。草原诗歌作为草原文明的重要体现，应该充当极其重要的角色。首先，草原给诗人提供思考场域。空间对人的行为、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而草原空间则是自然的，是可以满足所有生存于此，遵循其生命周期规律的物种生存的可活动的场域，草原诗歌完全可以体现、表达这种从容的文化精神。尤其是当今社会乡村被肢解，城市化进程无可阻挡，但同时也面临着信仰危机，就更需要从草原寻找另一种答案。它的生态价值在当今应该被充分挖掘。近年来，生态保护深入人心。保护草原文明也成了家园之上生生不息的各民族重大的主题。穹庐之下，当今社会需要草原诗歌的生态观。在这种情况下。草原诗歌的生态价值理应发挥，草原诗歌也应该重新被审视、定位。草原上丰富的生命体，绿色、原生态的环境给诗人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素材库，诗人生花妙笔之下，诗歌就成为传递生态美、人性美的芦管，带给社会以积极意义。

一、美学层面的积极意义：

诗歌属于文学，它的生态价值首先体现在美学意义的展示和唤醒。诗歌文本在展示内容的丰富性上远不如小说，但展示美的多样性却远胜于小说，主要体现在内容、思想和形式三个方面。

（一）内容上草原诗歌大多体现着老庄文化，有避世倾向。

进入都市化的中国，空间成为人人能够切身体验并极度重视的场域。中国传统的乡村更多被儒家文化所影响，草原则多是道家文化，尤其是老庄思想的直观体现。在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是儒家文化的有效补充，也是另类参照。草原诗歌的生态观，实际上和老庄美学息息相关。老庄的美学是自然的哲学，也是诗的哲学。人与万物共生，无尊卑长幼。所有生物在一种无为的氛围下生存，并不计较哪一物种的短长，也不存在谁消灭谁或者必须要进行战争、杀戮以决定领土、主权的归属，应顺应本心，放心享受自然的赠与，就好像诗中的风景：“把悠远和葱绿/作为背景/留在生命里/把河道和根系/作为路标/留在记忆里/当自己老不动的时候/依在草原的怀里/酣然睡去”（李慧兰 《叶落归根》）。物我两忘，生死一线间，在草原的怀抱中达到永恒的和谐，这就是草原激发诗人从而升华出

的一类绝境：“我被一种绿色和红色交错的深沉包围着/在这与天空咫尺相接的高原上 丘陵和沟壑雕刻大地的轮廓/故乡在远方/你沉静的呼吸切近而辽远……一朵蓝花摇曳在风中/倔强而孤独地挺立/这一切成为生命永恒的背景/天堂/云漂泊依旧/一棵高原上的沙棘/带着根流浪”（远心 《在蒙古高原上》）以小博大，是因为小相对于大而言只有形状之迥异，并无高下之分。在苍凉的蒙古高原上，沙棘渺小，人亦渺小，所有的悲欢离合也显得渺小，但即便如此，倔强的姿态也是在宣告“莫与之争，则莫能与之争”。在远心的另一首《我从草原来》中，对于生命的思考更为透彻，这样的一种蛮横的力量来自于草原：“……我们无法定居在草原上/无论风还是云都无法停止流动/日落西天 月出东方/没有谁能阻挡夜晚的七星/沉默的山峰似少言的牧人直面高空……我从草原来/那是我们原初的来处和最后的归宿 在长久的远离之后/是否在祖先的呼唤声中也已不能回头/走吧/即使已经不能走马/让我们紧跟在马群之后学习奔跑/赤脚追逐草原的灵魂”。

（二）思想上草原诗歌多体现对于生命、人类社会的本质化思考，传递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在宝力格主编的《草原文化概论》一书中，编者指出北方游牧民族原始宗教主要体现在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方面。无论哪一个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待自然的态度都是敬重且谦卑的，与中原汉族文化更强调人力的伟大，改造自然的主动性不同。同时，草原民族思考生存与死亡等话题，受到萨满教的影响很大。萨满教是一种历史十分悠久的宗教，但它基本流传于北部边疆地区，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存在两极化表征：要么是广阔无垠的草原，要么是寸草不生的沙漠。草原里充满了生命的灵光，沙漠中看似死气沉沉。一生一死之间，蕴藏着巨大的艺术张力。萨满教尽管充斥着迷信、非理性的因素，但是“泛神”的世界观深刻影响了草原各民族观看世界的态度。蒙古族崇拜的长生天，东北地区的灵魂不死、转世之说，对于神明的祭拜和皈依，使得他们能够敬畏自然，即便在商业大潮面前也不会轻易丧失本心。也可以说，萨满教从宗教已经转化为一种生命的态度。敬畏自然，尊重敌人，珍惜生命，同时也不畏惧死亡，成为草原诗人们不必言传的世界观。“草原上的霏霏细雨/均匀地欢唱/从那葳蕤的草滩/寻找她如花的容貌/痴情火热的爱心/惊呆地频跳/向那赏歌的双眸/祈求着激情

的燃烧”（《雨中的小诗》 道·斯琴巴雅尔）

达斡尔族诗人敖拉·昌兴的诗中，多表达生命的感怀，善于捕捉瞬间情绪，从而产生至理名言：“六月芳季/风光正美/遵着古老礼俗/齐集山林野外……冬夏轮流回转/喜庆苦难交织 为了平享富庶/祷告苍天大地”（《祭祀歌》）“百花的名称/世人知道不多/年轻和年老/不厌其烦赏耳/侥幸为快乐/万朵花儿凋谢/春暖复开放/古时候的人士/如今不知在哪里/多象一场梦”（《百花诗》）生命的短暂易逝，的确使人感伤，然而在感伤中能够领悟出悲壮和永恒，恐怕也是草原诗人的专利了。正因为草原这一宏大、广阔的背景存在，滋养诗人博爱的胸襟，诗人得以参透单调而反复的人生，给自己以慰藉：“走南闯北/光阴流逝/回顾一生/着实空虚……世人的体态/各具百样/临到消亡的那一刻/劫难归一空”（《空虚歌》）。昌兴的这首诗与曹雪芹的《好了歌》异曲同工。草原民族信奉自然哲学观，因此他们的诗作更为舒展，似乎可以寻见当代诗坛中不多见的飘逸和超越之风。

（三）形式上多采取歌谣式的表达方式，传递对于至善至美的歌颂。

歌是诗最好的情人。歌谣既是属于国人童年的记忆，又是草原诗歌常见的形式。草原歌谣单纯，朴素动人，类似于草原民族简单质朴的品格。对于人间至善至美的歌颂，没有比诗人更应该承担这一任务更合适的人选。歌谣的力量看似分散、不够集中，但却往往可以长期有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只是以歌和诗结合的简单形式，就可以影响一个世纪的国人。当下中国，对于居住环境的重视，对于生态美的维护，成为岌岌可危，必须有所作为的目标。最为优质的环境，一定是有山有水，有花有草。歌谣里，对于草原上景观的重复讴歌、咏唱，弘扬草原诗歌的生态意义。重复、强化加深了读者的记忆，转而变成一种唤醒，作用于他们的世界观，有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简单即有效，至少庞德也这样认为：“（庞德）他在童年学到的音乐知识大大超过了多数同代美国人。在庞德看来，继续音乐训练与有效地掌握诗歌语言的音乐性是紧密相连的。”²草原诗歌并不追求太深奥的哲理，有些只是停留在美景本身的歌颂，也让诗歌回归到一个本真的维度上去。草原诗歌很少有生僻的字眼，也很少让人“读不懂”，流露出的是诗人对于自然的热爱和对故土的讴歌，对于美丽人生的礼赞和对生命易逝的慨叹，充满了纯粹而又辩证的思维旋流。“只要给我一缕阳光/我便灿烂

无比/只要给我一方草地/我便扎根孕育/把心愿种在草原/我便长在最风光的极顶”（李慧兰《小草情深》）雪漪《风景线》组诗中“山向遥远 与弦歌/成熟成紫色的葡萄/绿意氤氲的视线/散向四面八方”弹奏灵魂的交响，孕育的是敖包的情话。在长诗《心访明珠——勾勒锡林郭勒大草原》中，更用壮阔的笔法勾勒出心中眼里草原的全貌：“天空湛蓝成一面伟大的镜子/倒映着游牧人一系列文明的象征/终生以草据守的信念为剑/滚滚红尘开辟盐碱地的旅程”不仅雄浑浩荡，更是气象万千。歌谣，重章叠句便于记忆；歌谣中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又利于读者理解。“抒情”的态度使得读者潜移默化的习得中发掘美，从而践行美，维护美。

二、心理学层面的生态价值

在心理层面上，草原诗歌丰富的色彩展现亦给人带来释放、舒展之感，是真正属于自由生命的诗歌；同时，在城市化背景下，草原正在成为诗人们拼命挽回的失陷阵地，成为生态记忆的乌托邦。

（一）色彩带来的舒适感。

北方草原辽远、空旷，同时以绿色、蓝色、白色为主色调。无论是草的绿色、河流的白色还是天空的蓝色，以及繁花之色，都是让人解压、放松的颜色。带给人的是一种辽远而非拘谨的空间。草原提供的宏大背景会让人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生活。白色是最纯粹的颜色，较之其他颜色更具有扩张性，从色彩心理学来讲，白色给人扩张、膨胀、飘忽的感觉。“比较两个颜色一黑一白而体积相等的正方形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大小相等的正方形由于各自的表面色彩相异竟能够赋予人不同的面积感觉。白色正方形似乎较黑色正方形的面积大。这种因心理因素导致的物体表面面积大于实际面积的现象称‘色彩的膨胀性’，反之称‘色彩的收缩性’”³同时，洁白的哈达也给人洁净、澄澈之感：“而白色作为洁净的表示，……总之，在人们的色彩心理中，白色是亮色最高，最引人注目的颜色。它的区别性和表征意义都是非常明显的。”⁴绿色是宁静与和谐的颜色，同时也是典型的环保色：“绿色在心理学上的意义是坚定性、意志力、微微沉睡的权力，同时也有宁静与和谐。”⁵蓝色是工业文明较为珍视的颜色，草原的蓝天则更成为国人的聚焦“蓝色是一种特别具有宗教色彩的颜色，它代表了对于个体永恒的渴望，对母体中的最原始的安全感的寻找。蓝色倾向于内心的平静，并

且在平静的心态下理解生存的意义和对生命整体的追求。”⁶这几种颜色在诗歌中参与意义场的建构，同时形成独特的张力场，如藏族诗人贡布扎西的诗《献给阿妈的歌》“金色璀璨的阳光/照耀着葱绿的草原/这里虽然看不见湛蓝的海/却潜藏着大海般深沉的爱……”这句诗中，存在着草原与海的互衬，而达到两种差别巨大的景色之互通的则是颜色，金色阳光照耀的葱绿草原和蔚蓝大海在朦胧间仿佛连成一片，给人无限遐想。蒙古族诗人嘉·巴图纳森《摔跤手赞》中“在蓝色绸缎般的天幕下，/在草绿花红的夏牧场上。”给我们展示的更是一种澄澈的境界，而蓝色亦不过是草原的天空最常见的颜色。草原诗歌中的色彩比之其他类型的诗歌更为明丽、缤纷，其原因在于草原本身的丰富性，草原的丰富性给予诗人灵感的同时，也给读者无限的魅力和期待。“如果我们说在经过了人们经验性地反复验证之后，自然色彩就会在人的心理形成某种与色谱相类似的心理色相，如果我们说色彩心理是人的基本心理构成因素之一，那么很显然，当我们在肯定文学是主体的积极心理活动的结果的时候，实际上也就同时肯定了文学的心理活动（创作活动和欣赏活动）中包含着色彩心理的活动。”⁷

（二）诗人在诗篇中建构的草原成为“乌托邦”记忆范式。

草原上的民族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而背离了草原，草原成为了他们的源记忆。成为了他们怀恋的乡愁的产生，乡愁则是一种集体记忆典型范式。“记忆的过程是主体建构文化意义的过程。记忆让时间空间化，距离在记忆面前缩短甚至消失。遥远的家乡，通过影像、照片、文字或他人的讲述会近在眼前，分不清现实与过去；记忆同时使空间时间化，空间在人类的改造下变形，体现着时间。时间在空间面前‘停步’或‘快退’。……记忆是对历史的对抗，文艺性的记忆是对官方历史的最大对抗。”⁸草原文化中的草原与黄河文化中的乡村在都市化进程中都处在逐渐被遮蔽的状态，但正因为如此，草原和乡村在文学记忆中获得了越来越重的分量。怀念草原，草原逐渐变成集体记忆的文艺符号：“集体记忆研究不应只关注被当代人所共同经历的去，那些更遥远的‘过去’同样，甚至更应该成为集体记忆研究的对象。比如长城、孔子、龙等文化符号，甚至岳飞、关羽等历史人物形象，我们今日对这些历史形象和符号的叙述与建构，都是一种集体记忆的体现。”⁹如贺一新的诗作：“徜徉在这方草原 心中的忧虑不再灰暗/捧起一束芬芳的鲜花/看到了绿色斑斓的万物/使当年干涸的草原生机盎然/使牧

人的生活走进春的色彩/徜徉在这方草原/昔日的渴望不再虚渺/逐水草奔波游牧/已属于昨日的童话/漂泊不定的毡包/不再是延续生命的象征/谁说/这里注定是荒芜/跃动着生机的草原/正谱写明天新的篇章”这是有关草原的礼赞，是正生活在草原上的人对于草原的礼赞。实际上，草原诗歌并非只是草原上民族的专利。可以成为所有国人共同的讴歌对象。草原以外的人期盼着草原、想象着草原。草原由一种记忆的重要载体上升为想象的共同体，从而在读者中间形成一种建构性的记忆。昌耀的诗歌中建构了一个野性文化的草原：“草原新月，萌生在牧人的/拴马桩。在鞍具。在鞍具上的铜剑鞘。/……听到旋风在浴血的盆地/悲声嘶鸣……”（《草原》）他的诗歌质感来源于对于西部文化，特别是草原文化深刻的体查与揣摩。草原生态是一种理想的居住模式。以草原为基础的部落、乡村，是北部边疆难以割裂的文化模式。另外，其实中国传统的乡村无非就是草原的缩小版：蓝天、绿草、河流、散居的村落。可以说，书写草原的过程就是回家的过程，正如席慕蓉的诗《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所描述的那样：“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另一首诗对此作出更为坚决的回应，形成互文：“草原上如果没有/流淌的河/就会失去茂密的绿色/河流失去绿色的依偎/怎能流淌/生命欢歌”（《听德德玛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当诗歌建构草原的行为被读者接纳并吸收，草原诗歌就有了变向干预社会的力量：“是她吗？我记忆中的故乡/是她吗？我曾插队的浩特，/淖儿边怎么落下了鸿雁……/是大自然的变迁？还是春姑娘嫁到草原，/如今竟是绿荫成片。……把记忆留给历史，/梦中家园正在实现……/瞧，鸿雁拨出了层层涟漪。/听，绿荫中红柳正把我呼唤……/”白国华的诗歌中，记忆中的故乡与现实中的故乡交相辉映，反应了今时今日巨大的变化，畅想未来的美好与繁华。李慧兰则是用更为奔放的方式讴歌自己的草原：“孤独远行并不寂寞/因为心中有一个港湾/辛苦劳作并不心苦/因为思念只有一个家园/经受挫折并不失意/因为人生有一个夙愿/只因为有你啊——我的诗意草原/我的生命底线/厮守着草原/我便厮守着人生最精彩的地段”（《生命底线》李慧兰）在她的另外一首诗歌中，她的歌唱更显悲怆：“一碗壮行的上马酒/至今未醒/醉了芬芳的梦幻 醉了思乡的呢喃 从草原那边吹来的风 怎么听都像漫漫长调 每一声都在撕扯旧日的伤口……把思念托

付给风 心一定会在风中起舞 把思念托付给云 遥望就可以抵达天边”（李慧兰《醉在草原》）于是，有人如此评价：“我想见她骑在马背上，一边牧放着牛羊，一边在马背上歌唱。女诗人带着我们，不仅来到了美丽的草原，让我们在草原上听到了牧人的长调。而且将我们带回到了古老的《诗经》时代，让我们懂得了劳动和歌唱的和谐与协调。我们在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失掉了很多本来不该失掉的东西。女诗人的歌声正在唤醒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慢慢地拾。”¹⁰

为了失落的草原，诗人们以记忆来对抗，尽管这种对抗显得勉强和脆弱。卫平的诗《老牛》中，充斥着悲壮的色彩：“老牛是在这片/熟悉的草原上长大的/如今老了/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不是因为老眼昏花/不是因为记忆衰退/土地依旧/只是那些熟悉的青草 不见了 那是归途的座标呀 老牛迷失在荒野里 努力寻找着/昔日的家园/一路流泪 一路哀叫/牛的主人/顺着牛泪滴出的小道/找到它时/这老牛已奄奄一息/两只饥饿的眼睛瞪着主人/想要说点什么”。然而，当草原记忆成为集体记忆范式中重要的部分，草原诗歌就负载着重要的使命。“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¹¹诗人笔下的草原，不仅是记忆，更是再现、唤醒的理想草原生态，不仅记录草原的历史，而且是对草原进行艺术刻画。

结语

草原诗歌是草原文化的载体，草原景观之美，物种之多元，生态之独特，已经深刻影响到当代人的生活。草原诗歌因其生态性而应该备受瞩目，草原诗歌也应该成为诗歌研究的重镇。然而很遗憾的是，无论是研究广度和深度，远远没有达到草原诗歌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高度。荷尔德林著名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当今成为远去的童话号角，成为遥远的憧憬，实际上，草原诗歌正在努力践行并营造这样的氛围。随着少数民族文学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草原诗歌也将会以当代诗歌重要的一份子而备受瞩目，同时，以草原诗歌的生态价值也必将被重新挖掘，并且传承、发扬。

¹宝力格：草原文化概论，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页

-
- ²[美]J. 兰德：《庞德》，潘炳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0 页。
- ³淹本孝雄，藤沢英昭：《色彩心理学》，成同社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第 39 页，
- ⁴淹本孝雄，藤沢英昭：《色彩心理学》，成同社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第 22 页。
- ⁵哈拉尔德·布拉尔姆：《色彩的魔力》，陈兆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91 页。
- ⁶哈拉尔德·布拉尔姆：《色彩的魔力》，陈兆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8 页。
- ⁷黄浩：《文学色彩学》，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42 页。
- ⁸鄢冬：《当代诗歌文化记忆的三种图式》，《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6 期。
- ⁹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中国图书评论》，2009 年第 3 期。
- ¹⁰叶永刚：《写在马背上的诗稿——李慧兰诗作读后感》，《又见彩虹》，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 页
- ¹¹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91 页。